

## 溫州街

四月天，微涼，搭乘高鐵的第一班車前往北城，濕氣濃重，玻璃窗上籠罩著一層白濛濛煙霧，乘載著旅人們外套包覆不住的淒寒。啟程，車速奔馳，清明時節的清肅氛圍都在滾動的車輪下拉長發酵，車程兩個小時，317 公里。

死亡的距離有多遠？

先生離開那天，我正結束一天的課程，走廊間、操場上都是歡愉奔跑著的學生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消息傳來，如同轟然巨響般地震動搖撼著毫無預警的心，四月一日，該是春天初到亮身的季節，卻頓時使人彷彿身處深冷長夜，漫無所終。撥打電話給研究所同學，彼此之間顫抖的聲音爬滿眼淚。

思念的耳語，聲音窸窣，恍惚之間才感覺到原來失去，如此沉默無形。

自 2014 年先生罹病至今，歷時五年，研究所時期共同以先生為指導教授的我們，共有四人，約定清明節再去與先生見一面。

說是見面，卻已然不復團圓。這種永不相見的離別，像指甲意外尖銳刮過闐黑冷肅的金屬，令人心顫發寒，留在上頭深刻而灰白的痕跡，僅存的是彼此之間耐磨的回憶。

從羅斯福路右轉新生南路，連接辛亥路，直奔臥龍街，抵達。

路旁停著一輛輛老舊機車，後座夾著廣告傳單，在風聲中趴搭趴搭地搖動顫抖，生鏽的鐵圈，消氣的車輪，孤單懦弱地緊鄰著低矮的圍牆，已經是曠日廢時許久，姿態蒼涼。

柏油路滲透著寒氣，腳下的白色油漆指引著行進方向，然而此刻我們卻茫然不知所往。風吹蕭颯，細雨飄落，人煙稀少，我們像是無家的遊魂，手腳冰冷，一個個步伐走起來都艱難沉重，那些交錯雜亂的巷弄延伸到望不見的盡頭，彷彿已經吞噬了我們。

街上緊密相連的公寓住所，先生現正憩息其中。

多希望，這會不會只是短暫投宿，外出遠行而已？

進入會館，喪葬禮儀社的人員引領我們走向區隔開來的幾間包廂，牌位靈堂設置其中，供桌擺設簡單素雅，一束蘭花清新靜默，隱約散發淡淡的芬芳。

站在先生的靈前，我們惶然，手足無措。

師者，如父，頓失依靠，情何以堪？

即使春風尚暖，但如今，風從哪裡來？我們彷彿置身在一場驚恐駭人的惡夢之中，卻無法找到出口與路徑，那些簇擁著青春與文學的寄託，是否亦如煙消逝了？

無法言說的哀傷，流動於我們之間。

2007年研究所畢業至今，我們四人散落各地擔任教職，時而群集台北，只為與先生團聚。

得知先生得病的那年暑假，我們四人北上，先生行走不便，為前往迎接他，我們提前了半小時抵達先生位在溫州街的家。

先生家的公寓有前後兩個入口，我們分成兩批在前、後門等待，對講機傳來師母的回應，為我們開門。到了先生位於三樓的家，門口走廊處擺放著一台腳踏車，和輪椅。

一直以來，先生都是騎著這台腳踏車穿梭大學校園，而今腳踏車被閒置在門口，已然佈滿灰塵。

還記得，再前一年，先生尚未罹病，我們在飄著小雨的午間與他聚餐，約在鄰近的咖哩餐廳，先生點了一份歐姆蛋咖哩，說歐姆蛋的滋味真是令人感到幸福，當時流露滿足的樣貌，就像個孩子。餐後，先生在門口與我們道別，戴起已經磨舊褪色的帽子，身手矯健地一個側身踏上腳踏車，輕鬆自若，絲毫不擔心落雨淋濕身子，臉上掛著滿滿的笑容，伴隨著喀拉喀啦的車鍊捲動聲，揚長而去，洋溢豐沛的活力。

當時那個遠去的背影，後來卻已不復再見。

而今這台腳踏車停放在先生的家門口，也靜靜地暫時休息了。

師母從門縫中探出頭來，房內澄黃光線流瀉而出，素淨的臉頰，夾帶了幾分忙碌匆促的疲倦。師母手上還持著電話筒，揮手示意我們她正電話中，要稍等。我們四人像是等待著闊別重逢的戀人般，急於見到先生，站在門口彼此相望，期待，卻也緊張難安，不知生病後的先生是否一切安好？

這幾分鐘的等候，拉扯著未知的許多擔憂，實在煎熬。

師母掛掉電話後，從木門走了出來，語調溫柔地向我們說明：「是越洋電話，急著處理，讓你們久等了！」

師母問，先生是否與你們更改時間？原來他其實剛剛吃了藥，需要休息，但是助理未能及時與我們聯繫，所以時間上出了差錯。

師母須詢問先生的意見，稍欲轉身之際，又客氣地回頭對我們說：

「家裡這陣子颱風天整理，好亂！恐怕連請你們坐的地方都沒有。」

我們連忙搖搖頭說沒有關係。

門內傳來先生的回覆，仍是我們熟悉的聲音，先生說，已經準備好要與我們外出了。

不久，先生拄著拐杖走出門口，穿著那件以前常穿的大學T恤，但是身形比起以往，消瘦許多。

我們輪流攙扶著先生步行到鄰近的咖啡廳。先生說，自從四月知道病情，頻繁往來臺大醫院，做了許多檢查；住院、治療、奔波，期間感受深刻。

「人可以老，但不能沒有尊嚴；生、病、死，亦如是。」

先生說，學文學的人便是如此的，即使病痛時刻也該保有省思，觀察人群。

言談間仍關心著大家，一個個寫下聯絡地址，過幾天要請助理把即將出版的新書寄送給我們，閱讀不能中斷。接著九月新學期，先生仍要在大學部開課，一門四百人的課程，如此一來可以提供研究生擔任課程助教的機會，權當生活津貼。並有三本新書持續寫作中，生病了也不能倦怠停擺，更不能自怨自艾，我們仍要以己身之能力帶給他人幫助，這便是一種生活態度。

先生最近閱讀羅曼·羅蘭的《貝多芬傳》，體認到，唯有經歷真實的苦難，才能夠坦然去接受與面對殘酷的命運；提醒我們有時間要看《維摩詰經》，體會身在人間眾生之中卻歡喜修行的境界。憶及大學時期擔任雜誌主編，好友相互鼓勵持續創作，年輕，「要盡力去做，自己能力可以完成的事」，現今雖年紀增長，仍要保持「積極，才會快樂」的心態。

當我們從研究所畢業，為人師，為人父、為人母，身在教育現場，先生對我們滿懷期許：「教育的目的，並不是僵化孩子的思想，而是要能使生活更美好。」要讓孩子們看見不同的視野，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轉化成為美好的啟發，帶給他們力量，讓他們擁有觀看世界的勇氣，這便是師者的職責。

有次先生打電話來關心近況，我忙碌未接，先生便在電話那頭留言叮嚀：

「吃飯是責任，不是趣味。」

後來，我反覆聽著語音信箱裡，先生對我說了好長、好長一段話。

那些言談話語間所累積的溫度，像吹糖人手中晶瑩透亮的珍貴成品，甜美且堅硬，陽光照射過來閃耀逼人。

這是要我們懂得捍衛所愛，將關懷之人也放在生活考量裡，觀照自我與人群互動，樂趣可以自找，但是「責任」必須承擔。先生樂於引用陶淵明的話：「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」在探汲學問的路途中，我們更多的是收穫於先生所言的為人處世哲學，秉持素心，雖難圓滿周到，但須寬宏熱忱。

飯後回程的路上，我們陪伴先生步行溫州街回家，先生笑著對我說：

「常收到很多你從南部寄來的特產。只可惜，現在生病，再不能貪嘴了。」

我點點頭回應先生，想著病好了再吃不要緊，但是心裡卻湧上滿滿的酸楚與不捨。

先生喜歡吃甜食，我總是宅配寄去，不久便會收到先生寄來一箱又一箱的書籍，我便知道心意送達。

而那些美食，其實全是掛念。

走著，我默默地放慢腳步，退到先生身後的影子裡，看著先生撐著拐杖緩緩一步一步踏著，想著，在生病之際，先生會不會是個寂寞的人？

溫州街這段路，距離很短，而今走來卻如此漫長。

原來，時間能將原本溫熱的靈魂吞噬，逼得我們在洪流中找尋著未來不可知的寄望，逆光前進。

2016年，先生七十歲壽慶，已經無法撐著拐杖行走，必須坐著輪椅，往返

教學都是由研究生接送。當天現場聚集許多先生的好友與學生，大家訴說祝福與舊事回憶，先生就坐在輪椅上微笑聆聽，送來蛋糕時，先生還閉眼許下願望。

後來我在課堂上告訴學生，多麼心疼先生所承受的種種辛苦。

下課後，有位男同學來到辦公室，遞給我一張紙條，上頭的字跡端正有力道，寫著：

「苦難總令人悲痛，卻也總是彰顯相愛的價值。」

我才明白，那一直以來護持著我們成長的珍貴初識與回憶，種種得之於先生無私的愛，正是在痛苦中才顯得格外珍貴。這個世界最需要溫暖的人並不是我，可是學生仍願意給予寬慰，這是先生不斷提醒的，要將這份愛帶給學生，讓他們成為懂得愛的人，帶著善意，相互關懷，保有為人的初衷，並將這些溫暖，灌注到人生的每一個角落去。

2017年，畢業的學生傳來了一張照片，是在國際書展與先生的合照，學生知道先生是我的老師，所以忍不住熱情相認，先生不但沒有拒絕，還與他握手留影。學生說，先生掌心傳來的溫度紮實，純厚而親和，令人難忘。

照片裡，先生坐在輪椅上露出爽朗而熟悉的笑容。

2018年暑假見面，先生又交付了好厚一本書給我，說這在課堂上會用到。題字寫道：「生命不會停止成長，生命依然因交感而茁壯。我們永遠可以分享他們的初度感動！」先生心中總想著那些孩子。

先生過去最敬重的老師曾說：「大道多歧，人生實難。」對我們而言，也是如此。時代生命仍在行進，我們時而停頓迷惘，時而冒雨步行，仍能從先生一句句叮嚀與教誨中獲得起飛的力量，那是視我們如「家裡的孩子」才有的親近溫柔，並且時刻掛心不忘。

上香，雙手合十，禱念，先生我們來看望您了。

香，是信香，一柱清香通信去，上達諸天聽，感應道交。

念誦經文，禮成。

我為先生帶來日本酒，瓶身印著緋紅櫻花妖嬈綻放的圖片，希望先生能感受到春意的美好。

祭拜完畢，走出會館，雨已停了，雲開日出，塵埃揚起之處，仍有一條路，通往思念。

於是我們重回溫州街。

沿路由捷運站走過來，杜鵑花、木棉、苦楝開放得姹紫嫣紅，一片繁盛。我們並肩走著，訴說關於先生一個又一個的故事，彼此的記憶之間刻記著不同的向度，交錯而又重疊。彷彿巷子裡來往的人群，都化成深靜無聲的背景，所有的畫面都停留在先生健朗的時光，騎著那台腳踏車，笑容滿溢。

那是風箏，曾經一起牽著線，將我們拉拔成長；而今風箏斷了線，便無所牽掛，自在天地。深知先生如在，必定叮嚀，走出去，串起心靈與外界的連結，這

份勇氣，更勝於悲傷。

走至溫州街底，盛開著一株挺拔雄偉的加羅林魚木樹，如一個巨人，張開臂膀，環抱四周土地。

春季大雨初落，魚木樹開始新生嫩芽，再經幾次充沛的雨水滋潤，嫩枝桠上便會綻放一朵朵的粉黃鮮花，形成滿樹擁簇花朵的壯觀景象，以洗落天地的的雨滴為引信，根部會再長出幼苗。

風一拂來，花瓣便被吹灑得滿巷紛飛。

樹的庇蔭，宛如先生。

溫州街，仍在我們抬頭仰望之處，熱烈地綻放著生機，先生曾走踏過的足跡，曾經歷過的盛世，曾熱切擁抱過的生命，依舊在此，閃耀著昔往的輝光。